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七輯
沈雲龍 主編

聯俄與仇俄問題討論集

吳敬恆序
章進編

(民國十五年)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聯俄與仇俄問題討論集

章先生編了一書，叫做聯俄與仇俄問題討論集。許我也在卷首序說兩句。我說，聯俄仇俄問題，如何解決，有這討論集，當然可以莫贊一詞；因為什麼理由，雙方差不多都已說盡，止待真愛國的別擇可矣。但是既許討論，我也加我一點警說，就算作序文，一舉兩得，這是我的取巧法子。我無他說，簡單的幾句，便是問：討論這個問題，若夾着赤化不赤化，我就告訴你：你若真是赤化的，你就仇俄，你若尚未赤化，你就聯俄。因為蘇俄並未共產，免得你失望或瞎說。你若真是一個相信國家主義，並非假冒的，你一定反對帝國主義，你若反對帝國主義，你可別亂要造俄羅斯也是赤色帝國主義，你暗用抵制法，替英日諸國帮忙。你若不用比卑劣手段，自然聯與仇，還由你自己主張。聯與仇，乃國際間極小一件事。好比英日有聯之必要，就同盟；及必要的條件消失了，又解盟。聯之外還有不聯，於是再說到仇，國際間千變萬化，終之止是國際間的一個小小問題而已。若無誠意愛國，止是賣野人頭，甚而至于借着國家不國家，止是爲虎作倀，也就可以不必加入討論。所以討論集是給謀國甚忠之人讀的，不是給開赤化不赤化人作政治哲學談，或作打筆墨官司的訟牒談也。我說的話，外行得很。在開卷前先博大家一笑，也是百年中難得開幾轉口，使心花六葉開的。不要多吵哩，請讀者細細看，細細討論罷。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編者的幾句話

自去年十月間陳啓修先生在晨報社會週刊上發表了『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別嗎？』一文以後，便引起了各方面的辯論。陳文係根據學理來證明共產主義的國家沒有發生帝國主義的可能，因而『醒獅派』與其他信仰狹義的國家主義者以及研究系等共同煞費苦心所杜撰出來的『赤色帝國主義』一名詞，就有根本搖動之勢，爲此，張奚若先生就首先起來，把陳先生原來的問題一變而爲『聯俄與仇俄問題』，用意所在，不難揣知；所以後來所引出來的文章，也就集中在『聯俄』與『仇俄』的問題，關於這點，祇要閱讀陳文發表後各報章各雜誌中與本問題有關的文字，就可知道的。

本書分上下二冊，上冊係討論性質，所以裏面的文章，都由各報章收集而成，既係討論性質，所以採取的材料那一方面都有；主張或表同情於聯俄的有，主張或表同情於仇俄的也有，更有主張不聯而同時也主張不仇的，甚至也有對於所謂「聯俄」與「仇俄」俱發生懷疑的。編本書上冊的主旨，是在使一般國民知道聯俄與仇俄的理由，意義，及其利害；因爲這是與中國前途的關係至大，所以非得將正反二面的意見知道不可，藉此使國人知其究竟，然後方有採擇的餘地可言。對外政策，當然祇能有一種，決不能採取聯俄政策時而又並行仇俄政策，這是誰都應該首認的。在本書的上冊裏，主張聯俄的與主張仇俄的，他倆都有其理由，并且二方的作者都很鄭重的聲明過是以國家的利益爲前提，決不是爲私人的利害而爭論，如果照這樣說法，豈不是我人應承認二方都不錯嗎？但是將二種水火不相容

的主張，決不能同時採取，因為在理論上既講不過去，而在事實上更行不通；因此，一貫的主張總是不可少，一貫的主張既不可少，那末當然應該將我所持之主張，詳細的發表出來，貢獻於國人，至於舍取之權，當然操諸國人。因為有上種的原因，所以陳啓修先生很願將他的聯俄意見全盤寫出來，一則可以發表他去年未講完的意思，二則又可答覆在去年與他辯難的幾位，他作的文章就是本書的下冊，現在因為陳先生事忙，未能將全文寫完，所以先將上冊出版，至於下冊，則於今年暑假後當可付印。

當編者打算編這書的時候，曾想到作者的版權問題，所以曾寫二信分致京附晨附二位主筆去徵求他們的同意，但是至今尚未見到覆信，後來因陳先生對編者說過，這是關於中華民族存亡的問題，決無人起來爭版權的，又因編者既得該問題發難者的許可，所以敢大胆的將牠付印了。至於本書的編輯方法，簡言之有二：（一）按文章發表日期之前後為序，（二）以文章的性而別先後，譬如一篇駁文，就將牠排在被駁者之後；編者的意思，總使讀者能得便利，但因能力有限，其中不妥的地方，當然很多，望讀者諒之。

本書命名——「聯俄與仇俄問題討論集」——，曾有人——如陳翰笙先生——提議不如改作「對俄問題討論集」，當然，這也是很有理由的，不過為切題些，仍用今名。再幫助編者的陳啓修，郭亦華，吳稚暉諸先生，應向他們表示謝意。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七輯

目錄

聯俄與仇俄問題討論集 (民國十五年) 吳敬恆序
章進編

中國共產黨之透視 (民國二十四年)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

共匪西竄記 上 (民國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 胡羽高編
第一編至第九編

共匪西竄記 下 胡羽高編
第十編至第十五編·增編

蘇俄據東北 (民國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 董彥平著

美國與中國之關係 (中譯本) 美國國務院編

爲什麼失去大陸 (民國五十三年) 陳孝威著

爲什麼失去大陸 (民國五十三年) 陳孝威著

和談覆轍在中國 (民國五十七年) 張九如著

我的回憶 劉峙著

目錄

	頁數
序（吳稚暉）	一
編者的幾句話	三
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別嗎？（陳啓修）	一
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張奚若）	七
張奚若先生是我們「智識寡淺的學者」的朋友嗎？（陳啓修）	十一
蘇俄真是中國的敵人嗎？（張榮福）	十五
怎樣對赤俄？怎樣對帝國主義？（劉勉已）	二二
請教勉已先生三點（張榮福）	三一
關於蘇俄仇友問題的討論（徐志摩，陳均，陳翔）	三七
蘇俄仇友問題（蔣曉海）	四三
對俄問題的我見（李璜）	四七
蘇俄何以是我們的敵人？（張奚若）	五三
論「我國欲修內政以圖強必須先與帝國主義者妥協說」之矛盾（張榮福）	五九

駁張奚若並告青年朋友(陳黃生).....六九

駁陳黃生之謬論並告愛國青年(趙奉生).....七九

讀了趙奉生的「駁陳黃生的謬論並告愛國青年」之後(安赤生).....八七

「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志摩，奚若，江紹原，抱朴).....九七

為蘇俄仇友問題告雙方(陳鐘琴).....一一一

復勉已書論對俄問題(梁啓超).....一一七

反共產的理由和主張(劉勉已).....一二三

聯蘇聯的理由(陳翰笙).....一三一

中國對蘇聯政策應當如何?(陳啓修).....一三五

赤俄與反帝國主義(抱朴).....一四九

對俄問題致勉已書(錢端升).....一五七

讀對俄問題討論號的意見(胡石青).....一六七

一篇不應該做的文章(張奚若).....一七七

論對俄問題(丁文江).....一八五

對於聯俄的疑問(陶孟和).....一九一

中國的建國策與對蘇俄(劉侃元).....一九五

我反對蘇俄的一個最大的理由(常燕生)……………二二三

我也來談談蘇俄(張慰慈)……………二二七

仇俄與反共產者的面面觀(劉侃元)……………二三五

附錄：

(一) 總理實行中俄聯合的意義和世界革命統一指揮的必要(蔣石)……………二六三

(二) 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二七一

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別嗎？

陳啓修

帝國主義這個字的意義，紛歧得很。關於這種紛歧的意義，說得非常詳細明瞭的，要算宰葉(G. Here)的帝國主義的哲學(La Philosophie de l'Imperialisme)一書。照他的意思，帝國主義含有哲學的，政治的及經濟的三種不同的意義。從哲學的意義說，帝國主義就是向外發展的努力；這種努力，依努力人的地位和目的的不同而可分為種種，所以帝國主義也可分為種種。例如主張種族向外發展的戈比諾(Gobineau)有他的種族的帝國主義；主張個人的英雄的向外發展的尼采(Nietzsche)有他的超人的帝國主義；主張平民的向外發展，而欲推翻舊來貴族僧侶等級的盧梭，有他的等級的帝國主義；主張階級鬥爭的馬克司，有他的階級的帝國主義。從政治的意義說，帝國主義就是政治的侵略和領土的擴張，例如在古代有雅典，斯巴達及羅馬的帝國主義，後來有該撒的帝國主義，到近代有拿破崙的帝國主義。從經濟的意義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達到最高點的時候的一種經濟的侵略；這種侵略有時也許兼着政治的侵略，在表面上鬍鬚會和政治的帝國主義相混，實則政治的帝國主義是與資本主義無關係的，是以領土侵略本身為目的的，而經濟的帝國主義却是伴着資本主義的發達而生的，是為救資本主義在一國內的破滅(因國內利潤漸減及國內階級鬥爭而來的破滅)的，是以經濟的利益為主要目的，所以二者並不相同。

二

現代所謂帝國主義都是用於經濟的意義，不消說，哲學的意義，是沒有人用的了，就是政治的意

義，除了有些漠漠歷史家著書以『羅馬的帝國主義』爲書名外，也就罕見了。

經濟的帝國主義的名稱，最初見於一八八一至一八八五年間歐洲列強分割亞非利加的時候，但成爲世界流行語，却在一八九九——一九〇一年英杜戰爭以後，所以現代帝國主義這句話和張伯倫（Chamberlain）及塞西爾（Cecil）等大名相伴而來的。經濟的帝國主義雖然發生於大英帝國，和大英帝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有關，然而大英帝國的經濟學者和政治學者却並沒有一本關於經濟的帝國主義的有統系的著述。這也不足爲怪，因爲帝國主義的發展，本來是救濟一國內資本主義發達到極盛時的利潤低落和階級鬥爭加劇的秘策，資本主義的國家及擁護資本主義的學者當然不能夠把維持自己繁榮的秘密，向人宣傳。最初揭破此種秘策，述說經濟的帝國主義的理論的，是當時開始和英國人競爭殖民地的德國人，尤其是當時爲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中心的德國社會主義的學者。而最後看清經濟的帝國主義的全體統系，預言他的必然的自裂自滅，規畫一種促進他的滅裂的方案的，却是在歐洲各國中受經濟的帝國主義壓迫最大的俄國人，是俄國被壓迫人的代表者列寧。關於經濟的帝國主義的理論的發展，說得最好的，是巴弗羅威齊（Borowich）的『帝國主義』一書。照他的研究，經濟帝國主義的理論，主要的可有三說：第一，考茨基說：主張帝國主義是工業十分發達的國家，侵略征服及合併農業國的一種努力。這個說法不是完全對的，因爲帝國主義的要求不單是征服農業國而且還要吞併工業國，例如德國想併比利時，法國想擴張領土到萊茵河左岸，他們想吞併的並不是農業國而是歐洲大陸工業最發達的地方。第二，亨勒費丁（Hilferding）說，主張帝國主義是財政資本發達時代的必然的政策，因

爲財政資本要盡可能地擴張他的消場，盡可能地驅逐外國商品，才能夠維持他的利率提高本國勞工工資和繼續財政資本的統治。這個說法也不充分，因爲他只看見帝國主義是維持資本主義的方法，而沒有看見他同時還是推翻資本主義的原因，換句話說，沒有看清帝國主義的矛盾的發展。第二，列寧說：主張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盛的及最後的瀕死的一個階級。何以帝國主義是最盛的資本主義？因爲在帝國主義時代不但資本主義在國內已經由自由競爭變爲專利壟斷，而且在國際間也有分割世界的消場及原料場的國際聯合，（例如德美電氣公司的聯合，英美煤油公司的聯合）其規模之大爲從來所未有；因爲他不但輸出商品而且輸出資本，其剝削國內外民衆之烈，及其所獲利潤之大，爲前時代所難見；因爲資本家不但在經濟上享有很大的勢力，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以兩三個財政資本家操縱國會，把持政權，其專恣橫暴肆無忌憚，更爲有資本主義以來所未有。何以帝國主義是最後的瀕死的資本主義呢？因爲這樣龐大充實專橫的資本主義轉瞬有把世界消場和原料場瓜分罄盡，勢不得不爲重分殖民地而發生衝突，極力擴張軍備從事戰爭；因爲這樣的擴張軍備和從事戰爭，足以使本國民衆加多納稅，當肉彈和其他種種的負擔而引起劇烈的階級鬥爭；因爲資本家爲消弭階級鬥爭，只得加倍地剝削殖民地及半殖民地民衆，其結果必使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人民因實際不能生存而起來反抗；因爲這樣的帝國主義者的戰爭，帝國主義者國內的鬥爭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的反抗足以使資本主義自己宣告自己的死刑。這個死刑宣告的前例就是威廉二世的德意志和尼哥拉二世的俄羅斯，他的目前的榜樣，就是大英帝國的老牌帝國主義。

三

經濟的帝國主義侵略世界，瓜分世界及重分世界的事實，從列強分割非洲之日起，到現在止，可以說還彰彰在人耳目，現在爲節省篇幅起見，不必列舉出來。若有熱心研究的，可以參看(1) *Acti-*
lle Viallate 的 *L'Imperialismo Economico*，(2) *Friedlunger* 的 *der Imperialismus*，和(3) *Faton*
(?我記不清了，因爲我看見的，只是 *Asikroft* 俄文譯本)的 *Contemporary Imperialism* 三者之一便夠了。照他們的說法，世界帝國主義的國家，是依英法德俄日美意的順序而長成的，他們的滅亡，現在已經知道的是俄，德，可以推測的是英日的順序。

四

照上面所述我們已經知道什麼是帝國主義了，並且知道現代的帝國主義，在他本質上只有一個，雖然，有某某國帝國主義的稱呼，而白色赤色的區別，却是不應該有的。但是在事實上赤色帝國主義的名稱是存在的；這個名稱據說是隣近蘇聯的幾個介在兩大間的小國如波蘭羅馬尼亞芬蘭等喊出來的。這些小國，本來是當作帝國主義者緩衝國，由帝國主義國家扶植出來的，所以他們一方面受帝國主義者的嚴重壓迫，而仍要感恩，一方面雖不感蘇聯的經濟的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仍不得不吶喊；赤色帝國主義的名稱就是由這種吶喊聲中出現的。既有了赤色帝國主義的名稱所以原來的帝國主義就變成白色帝國主義了。但這種區別的法，實只限於這種緩衝的小國，因爲帝國主義一語到底是有特殊的意義的，所以其他非緩衝的國便沒有赤白色帝國主義的區別。在理論上赤色帝國主義一語是否可以

成立，是要看蘇聯是否是一個財政資本的國家，是否是一個擴張殖民地的國家而定。我們若知道蘇聯前身的俄帝國的財政資本完全是英法比的財政資本，所以蘇聯否認沙皇時代債務，和英法比資本家斷絕關係後，蘇聯便無財政資本的存在；我們若知道蘇聯是工人階級專政，是想聯合世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人民去行世界的赤色革命的；我們若知道蘇聯資本非常缺乏，是要待外國資本輸入，蘇聯工業比起西歐還很幼稚，只能輸出原料，決無力量用資本或商品侵略他國的可能；那末，指赤色的蘇聯爲赤色的帝國主義，簡直可以說牛頭不對馬嘴了。蘇聯用盡他的力量，到世界上各國去宣傳共產主義，到各被壓迫民族中去宣傳反帝國主義，這是事實。這種事實是根據他們的信仰和他們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自己利害打算而來的，是他們的自衛手段，是他們的生存策略。我們假如信仰不同，利害迥異，那末我們儘可反對他，稱他爲赤色革命主義或赤色共產主義。但是決不能稱爲赤色帝國主義。何以呢？因爲帝國主義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即或不認蘇聯爲友，也不應該因爲不認其爲友而失掉了我們真正的敵人。假如認蘇聯爲赤色帝國主義，那就恰恰中了帝國主義者移轉目標之計，真和當我們提倡國貨排斥日貨的時候，日本商人在舖門口貼起真正國貨拒絕敵人的條子一樣，會被我們的敵人欺騙了去！

一四，十，四，北京。

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

奚 若

我前天在本刊上寫了一篇極短的東西叫作「副刊殃」，本想接連着再寫一篇「大學災」，約略形容今日學界二豎作祟的狀態。不料昨天早晨起來看見晨報「社會」週刊上有陳啓修先生的「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別嗎？」一篇大文，不由我讀了不舒服，只得攔起「大學災」，先來談蘇俄。

對於陳先生那篇文章我本來想寫兩篇東西反駁他。第一篇名曰「帝國主義果無赤色和白色之別嗎？」，第二篇即是本篇的題目。但我後來仔細一想，覺得陳先生那篇文章的主要意思並不是一定要證明「赤色帝國主義」這個名詞不通，乃是要告訴我們「蘇聯畢竟是我們的朋友，我們不應該反對他」罷了。所以我也就只得避虛擊實，舍枝葉而論根本，不和他打甚麼赤白閒話，只同他論仇友問題。

但沒有討論本題以前，先讓我在這裏順便勸告晨報主人一下：一個對於社會上的重大問題總要有一種一貫的主張，若是今日說東，明日說西，那就近于兒戲了。晨報近來反對共產和蘇俄，是人所共知的。在今日人人對於這個重要問題不敢有所表示的時代，你們敢明目張胆的出來反對，不管你們特別原因如何（或者是因為要反對你們老對頭國民黨），只那不為虛布所誘，不為俗見所屈的地方，已經令人非常可佩。但我勸你們以後對於這個問題不但要在正張的新聞欄留心，也要在副張的論說上加意，不要使敵人的宣傳品乘機混入。老實說，若是你們昨天沒有登陳先生那篇替蘇俄宣傳文章，我現在就不用着在這裏申斥你們。同時我也不怪陳先生欺負你們的地方。蕭伯納說「打仗要打倒敵人的營盤裏面去」，索先生于此言可謂得其三昧了。

現在讓我折入本題，看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我們要討論此點，不得不先引陳先生那篇文

章中幾句要緊的話。他說：

蘇聯用盡他的力量，到世界上各國去宣傳共產主義，到各被壓迫民族中去宣傳反帝國主義，這是事實。這種事實是根據他們信仰和他們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自己利害打算而來的，是他們的自衛手段，是他們的生存策略。我們假如信仰不同，利害迥異，那末我們儘可反對他，稱他爲赤色革命主義或赤色共產主義。但是決不能稱爲赤色帝國主義。何以呢？因爲（我請閱者注意以下的話）帝國主義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即或不認蘇聯爲友，也不應該因爲不認其爲友而失掉了我們真正的敵人。

陳先生這幾句貌似冠冕堂皇的漂亮話，可自「何以呢？」三字以前和以後分做兩段看。第一段只是緊接上文要求我們無論叫蘇聯甚麼壞名字。却千萬不要叫他爲赤色帝國主義者。這好像說：你儘可叫他爲流氓，却不可喚他做强盜。我因上文已經聲明過，不來計較這個枝節的名字問題，所以現在也就不和他爭論這個流氓與強盜的區別。但是第二段所說的與本題所欲討論者有密切關係，也就是我作這篇文章的動機，却不可輕輕放過。

在第二段中陳先生雖然很勉強的容許我們不認蘇聯爲友，但他同時也不許我們認蘇聯爲敵人。他的意思似乎是說：我們的敵人只有一種，就是帝國主義者；一個人或一個國家若不是帝國主義者，他便不是我們的敵人，他竟許是我們的朋友。我以爲這個意思無論在邏輯上或在事實上都不能認爲正確。反之，他的毛病大得很。何以呢？因爲一個人或一個國家的敵絕對不止一種。這是稍通人情諳歷

史的人，都承認的話，用不着特別解釋。帝國主義者，用不着問，固然是我們的敵人，但同時共產主義者許也是我們的敵人；假共產之名，爲自己的私利，在我們情形迥不相同的國家，利用判斷力薄弱的青年，智識寡淺的學者，和唯個人私利是圖的政客，大搗其亂的人們，更是我們的敵人。陳先生說蘇聯不是帝國主義者，所以不是我們的敵人。但如有人說蘇聯雖不是帝國主義式的敵人，其爲害于我們中國的地方更甚于帝國主義式的敵人，我們防備他比防備帝國主義式的敵人更應該嚴密一點。我不知陳先生有甚麼回話答他。

說到這裏，陳先生和與陳先生同一思想的人一定要問我爲甚麼這樣的仇視蘇俄，說他爲害於中國更甚於帝國主義的國家。我的答語也很簡單：帝國主義的國家僅僅吸取我們的資財，桎梏我們的手足，蘇俄竟然收買我們的良心，腐蝕我們的靈魂；帝國主義只想愚弄我們的官僚和軍人，蘇俄竟然愚弄我們的青年和學者；歐戰後，帝國主義的國家還唱尊重我們地主主權的口頭禪，蘇俄竟然毫無原故的佔據了我們的外蒙古（他們的中國朋友還要替他們解釋說應該佔據）；帝國主義的國家僅暗中幫助我們的吳佩孚張作霖，蘇俄竟明目張胆的在廣東做我們的高級軍官和外交官！以自私自利的本心，用強暴惡劣的手段，在這個毫無自衛力的國家裏橫行無忌，「如入無人之境」，還要說他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倒要問問不是敵人是甚麼？

張奚若先生是我們「智識寡淺的
學者」的朋友嗎？

陳啓修

昨天拜讀張奚若先生的「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一文，心裏覺得失望的狠；因爲一則當我提筆寫「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別嗎？」那篇文章的時候，本來是期望和國內能夠平心靜氣討論問題的人作一個學術的討論，二則我接到昨天的副刊，看見我平常聽信別人的說話，認爲富於理性的學者且係硬骨漢子的張先生的大名的時候，以爲果然獲着一個可以爲他山之錯的平心靜氣的討論，而事實上讀了張先生大作之後恰與預期相反，所以不得不失望。張先生說還有一篇「帝國主義果無赤色和白色之別嗎？」一文，我期望在那裏副我的希望，所以等了一天，沒有即刻答復張先生。現在張先生既還不肯發表這篇文章，我不能久待，雖然張先生的話沒有動搖着我那篇文章的主意，我不能有關於討論的答復，然而至少我對於張先生，不得不作一個防禦的答復。

張先生原文是一篇雜零的攻擊文，所以我的答復，也難有一個統系，只好針對張先生的攻擊點，分成下面幾層說。

第一 張先生申飭晨報主人以下的一段話，雖然明白是『大人』罵『小的』的話，用不着我來答復，但是其中有一兩點我應當解釋解釋。張先生說『不但要在正張的新聞欄留心，也要在副張的論說上加意，不要使敵人的宣傳品乘機混入』，一面加晨報主人以一種教訓，一面加我一個偷入敵人營盤的罪名。我明告張先生：「晨報記者要我做文章，不但在副刊上登載，而且還指名可以登載第一二版時論欄，我因事忙，還未曾做，只做了登副刊的文章哩！」晨報之所以爲社會的晨報，也就在他主人以下是一夥不怕官威勢壓的硬骨漢，能容納平心靜氣的討論的文章，張先生的聲色俱厲的申飭，恐怕找錯

了人罷。

第二 張先生是素負盛名的政治學者所以……（對不起陳先生以下二十一字被我擅行略去 勉己）張先生能夠在我那篇文裏，找出「陳先生乃是要告訴我們蘇聯畢竟是我們的敵人，我們不應該反對他」，找出敵人宣傳品和替蘇俄宣傳的證據，找出「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的敵人只有一種，就是帝國主義者，一個人或一個國家若不是帝國主義者，他便不是我們的敵人，他竟許是我們的敵人」，真正高明得狠。但是我要忠告張先生……（對不起陳先生以下九十七字被我略去 勉己）

第三 張先生自命是大學者（我還不面識張先生，但聞張先生曾言現在國立大學教授，抵不上西歐的中學教員，所以不願當現在國立大學的教授，羞與膺伍）人亦以大學者許之。但是大學者的理論，竟有淺陋下愚不能了解的地方，殊出意料。請問張先生，為什麼不可說「你儘可叫他為流氓，却不可喚他做强盜」？強盜與流氓，難道是同一的東西麼？正張和副刊是一樣的東西嗎？張先生做「副刊」何以不說「正張」呢？張先生又說「陳先生不許我們認蘇聯為敵人」不知張先生是根據我原文那一點立說的。我原文中「我們即不認蘇聯為友，也不應該因為不認其為友而失掉了我們真正的敵人」怎麼是不許張先生認蘇聯為敵人呢？處在現有的地位的張先生難道把帝國主義者為我們真正的敵人一事也否認了麼？假如還未否認，那末，把流氓和強盜混在一起，不是減輕對強盜的指摘，中了敵人移轉目標之計嗎？不把流氓和強盜混在一起，就是不許張先生承認強盜和流氓都是社會上的盜賊嗎？……（對不起陳先生以下又被我略去三十三字 勉己）張先生設的一問完全是根據「我不許張先生認蘇聯為

敵人」一點來的，這一點既不成立，所以我在這裏不感答辯的必要。

至於張先生在駁我以外的主張，即蘇聯是我們的敵人是更利害的敵人的主張，我以爲有過於輕率論斷的弊病。蘇聯是不是我們的敵人的問題，狠複雜，狠纖柔，不是幾句話可以說了的，我改日要做一篇文章專論此問題，且待那時再把張先生的輕率論斷指出來罷。爲什麼現在不即刻做出來向張先生請教？因爲我做了一篇『蘇聯事情的研究與對蘇聯政策之研究』，交給現代評論記者，大致可望登出來，這篇文章和「蘇聯是不是我們的敵人」問題的研究法有關，我爲免除寫重複話，所以要等一等。

末了，我要向晨報記者道歉，因爲寫這篇答辯，把記者向我要求，我對記者應允了的關於蘇俄事情的一文耽擱了，不曾寫出。因爲張先生……（對不起陳先生以下又被我略去二十字 勉己）的武斷太利害，所以我不能緘默，不能不問一問張先生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

十月九日，北京。

蘇俄真是中國的敵人嗎？

——質張奚若先生——

張榮福

陳啓修先生在本月六日晨報副刊上發表一篇文章「帝國主義有赤色和白色之別嗎？」之後，觸動了張奚若先生的惱怒，趕急於八日該刊上發表一篇「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抵住，「申斥」晨報主人不當不用選擇稿件的權威，讓陳先生邪說惑人；最後更拿出一段誅心之論，說陳先生了解攻守的「三昧」，借題發揮，鼓吹蘇俄是中國的朋友。我讀了兩人的文章後，始終覺得陳先生是個學者，不識現在國內反共產空氣之濃厚，自己新走俄國回來，不洗洗自己不是共產黨，倒反轉做犯嫌疑的文章，實在令我「不舒服？」；但是，同時覺張先生亦是一個研究政治哲學的專家，並且是新任的局長，說出「禁止自由言論」的話，亦實令我不舒服！總之，我在陳先生的文章裏，從頭至尾發現不出「蘇俄是中國的好朋友呀！」的呼聲（個人主張如何，另一問題），亦發現不出那在俄國受了東方共產大學的聘請為教員，就回國來欺騙晨報主人，做「得人錢財，與人消災」的詭計，而在張先生文章裏，倒發現了推論的錯誤，觀察的錯誤，結論的錯誤。

我要分三層誦教張先生：（一）世界上真有赤色的帝國主義嗎？（二）蘇俄在中國宣傳主義，其為害於中國，真比（白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害還大嗎？（三）蘇俄不是中國的朋友，就是中國的敵人嗎？以下分開來說。

關於第一層，陳先生已說得很透澈，張先生文章裏只是說到現世有赤色帝國主義，而未說出蘇俄何以會是赤色帝國主義者，故我在這裏亦用不着辯論，還是請張先生趕快把「帝國主義果無赤色和白色之別嗎？」一文發表出來，好讓我們開戰！

關於第二層，我要問，何以「帝國主義的國家僅僅吸取我們的資財，桎梏我們的手足，蘇俄竟然收買我們的良心，腐蝕我們的靈魂，帝國主義只想愚弄我們的官僚和軍人，蘇俄竟然愚弄我們的青年和學者……」蘇俄就「爲害於我們中國的地方，更甚於帝國主義式的敵人」？這一段話，我不知道張先生如何觀察，比較，推論，結論。這些話，我認爲是絕對的錯誤，請看以下的辯證。

現在的世界，是個物質文明的世界，國家亦即是產業的國家。故自十九世紀中葉，歐洲各強國開始用經濟的手段，實行帝國主義，向亞非兩洲發展，這兩洲的許多國家和部族，就成了他們的市場，成了他們的殖民地，因之後者的資財，被他們吸收，後者的手足，被他們桎梏。於是各帝國主義者，挾其經濟的魔力，達其政治的目的，印度即亡，安南即亡，非洲全部，澳洲全部，南洋羣島等，遂變成他們的殖民地。又因要求政治目的的徹底，遂實施其文化（非洲南洋羣島各地，亦可云有原先的文化）的侵略，更因經濟勢力發展的必然，上云各地的文化，亦即當然漸歸消滅，故結果，印度的國語，變成英語，南洋羣島的土人，英荷化，非洲的黑人，漸趨滅種。即於中國八十年來的歷史看，亦是這樣，因英法日美等國經濟勢力之支配，使國內社會脫離農業時代，而不能躍入工業時代，遂致全國人民，用之者衆，生之者寡，百之九十爲消費者，爲無業游民，而社會秩序，因之以亂。由這樣混亂的結果，政治日非，國勢日弱，大有亡國的現象。其所以還未做到文化消滅，國種淪亡，只因我自己數千年的文明，數百萬方里之土地，不如非洲南洋那樣容易罷了。故由此可得一結論曰，帝國主義之侵略中國，使中國不爲積極抵抗，小之可以亡國，大之可使中華民族亡種。張先生以「僅僅」二字

形容列國經濟的侵略，未免大題小認了。

有部分帝國主義者用其在中國經濟的勢力，勾結軍閥，擾亂中國，使中國頻年內戰，無力振興產業，以爲自強的基礎，便達自己的政治目的，日本二十年來對中國的政策，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有部分帝國主義者，亦用其在中國的經濟勢力，制中國產業發達於死命，同時勾結軍閥，以達其排擠其他帝國主義者的目的，而穩固自己的經濟侵略機會，英國十餘年來對中國的政策，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又有部分帝國主義者，亦用其在中國的經濟勢力，箝制中國產業的死命，而同時希望中國內亂平息，便達其擴張貿易的機會，美國十幾年來對中國的政策（其實自主張門戶開放主義以來，就是這樣，不過那時無所謂像今日的內亂罷了），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故列強都是想拿經濟的侵略，來致死中國，所以他們是我們的仇人。至於蘇俄，有世界陸地六分之一，人民只有萬三千餘萬，無論西比利亞尙是寶藏滿地，不曾開發，就是歐俄方面，亦還有些地方待開發，如北部歐洲俄羅斯的森林區。說到經濟，在帝國時代，已經就是一個歐洲產業國家的落後者，當時國內有英國的資本六億鎊，法國的資本六億鎊，美國的資本四億鎊，日本的資本三億鎊，革命以後，經過絕大的破壞，國內產業，頗現奇荒，直到今日，還向那窮極無聊的德國借債，既然如此其窮，還有絕大的資本，向中國行經濟的侵略麼？我們是原料輸出國，俄國倒霉，再把他的原料向我們國裏輸入麼？俄國的經濟，再十年難復戰前的狀況，五十年亦絕難成一個絕大的財政資本家（這是以英美日等國的經濟發達史推算，因其爲社會主義國家，發達資本容易，我還減少若干年），那末，蘇俄亦即在五十年內不敢起經濟侵略中國

的野心。這是我們不怕他經濟侵略的地方（假使他就是一個赤色帝國主義者），故在五十年內，就用不着認他爲經濟侵略的仇人。

蘇俄今日挑撥誘惑我蒙古同胞，使他們建起一個蒙古國，絕不能拿來和千九百零五年以前舊俄帝國佔據東三省比。當時的俄帝國，是在波羅的方面發展不能，巴爾幹方面尋海口失敗，故才找着旅順大連這個天生的港口，他之佔此，是爲發揮帝國主義的，進攻的。而他今日之引誘蒙古，一是實行他民族解放的主張，二是防備日本和白黨以自固。同時，我們又要知道，俄蘇未嘗不明白今日中國的土地，誰個國家亦吞不了（即使蘇俄有并吞土地的野心），明目張胆吃了，一定要惹國際的干涉，故在北京政府（即說是中國軍人罷）無力伸張權力到庫倫，使活佛就範的時候，爲自己安全計，何嘗不可做做對不住鄰人的事，故在這裏所恨的，只是自己國內政治不爭氣，那裏一定要怪蘇俄沒良心。在這裏有人一定要問，蘇俄既自號國際主義者，何以要行這種違背主義的手段，其實自己周圍都是帝國主義者（中國雖不是，而中國是個國際化的國家），不謹防，自己站不住，故不能不暫時對不住中國，達到自衛的目的。他既不是絕對的侵佔，自己亦知道獨吞不得，故中國只須能出兵收復蒙古，蘇俄是絕不敢効法民國元年舊俄帝國의故技，絕不至於不自先謀而謀他人；但是，時日愈久，蒙古羽翼已成，就難說了。故拿這層說，他之引誘挑撥蒙古，只算是中國一個莫有赤心赤胆的鄰居，那裏就說得上是仇人，何況他之爲此，亦有不得已之苦心，我之不能規復蒙古，亦有自取之咎，那末，何嘗不可原諒他！

蘇俄用他的盧布，接濟中國共產黨首領辦黨，這些首領就拿錢來收買學校做黨羽（這用錢收買學生的事，我疑信參半，決不敢說凡共產黨人都是爲津貼入黨，不過，在國家牆壁尙森嚴，而中國又不宜於共產的時候，他們領津貼宣傳共產主義，可恨罷了），使學生壞的卽不讀書，專常流氓，好的亦只了解共產主義，其他則一無所知，戕賊青年，拘束思想，誠然是可恨的事。其實，用錢辦黨，那裏是可怪的事，研究學問的人，覺得他拘束思想，戕賊青年，事功家又何嘗不認爲成功的祕訣，只是一件事，兩面觀察罷了。並且，青年之相信共產，主張革命，或甚至投入共產黨，束書不讀，並不全是對手方盧布的作用，社會擾亂，政治不良，官僚腐敗，學校設備不全，政客把持學校，教授學術不足，件件都要負絕大的責任，何必不責自己，先恨他人！並且，禁止宣傳共產，載在中俄協約，中國儘可拿出證據，嚴重抗議，或多派警探，尾隨俄人及其有關係者。若政府及國人認共產黨爲叛逆，儘可逮捕，處死，暗殺，國法槍砲利刃均在，何必不自振作，只恨他人搗亂。我想只要政治清明，使青年能滿意，學校能有全副條件，使學生能安心讀書，在這既未產業化的國家，共產主義從那裏宣傳起手（這是馬克斯的話）。故拿這層來說，亦只能說蘇俄是個不赤心赤胆的朋友，只是利用金錢，引誘青年相信共產主義，到處掀起學潮，並不配稱中國的仇人，因爲中國政府一旦施行壓迫政策，其効力是大過盧布若干倍的。

至於蘇俄的加倫將軍，是否在廣東當最高級軍事長官，鮑羅庭是否做外交總長，我們不能不疑反對廣東政府的報紙在造謠。要真是如此，他二人以個人之力，能使數萬軍隊，我們若干在廣東當學生

軍的朋友，既不叛亂，又不寫信告訴我們，而且一齊就範，他們真算是二個英雄了，可視為仇人的，只是在廣州的中國人，於蘇俄何干。要是為這件事把蘇俄當成敵人，蘇俄真要竊笑中國人太笑話了。至於英日等國播弄軍閥私鬥，是否比蘇俄接濟軍械於革命軍更是罪大惡極，我用不着再說。

總之，從上面看來，各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可以底於亡國滅種，真是絕大的敵人，而蘇俄現在之行爲，都可用法制止，比諸不平等條約的束縛，真是有天淵之別，而且其行爲還配稱爲中國的敵人，其爲害於中國，那裏會比帝國主義者各國還厲害呢！

關於第三層，我以為張先生未免神經過敏，陳先生說的『我們即或不蘇認聯爲友』，並不是說蘇俄不是敵人，就是中國的朋友。譬如，我們自己，有可恨的敵人，有親愛的朋友，還有在隔壁居住，既非敵人，又非好朋友的有來往的關係的人，陳先生說我們反對共產，可不以蘇俄爲好朋友，可以蘇俄爲有來往關係的人，因爲中國已經訂了國交。張先生若以這兩句話，付度陳先生腹中在做欺騙的把戲，我以為可以不必。

最後，還有幾句閒談。一個國家在國際間找與國，應當以何爲決策的標準？請問張先生。我們中國爲列強不平等條約所縛束，已經都是仇人，我們還可不可以同他們赤心的講朋友！蘇俄是列強的仇人（其實日俄國交接近，已經與我們中國以大不利），而他雖不赤心對我，但因共存共榮的關係，總還可以商量，是不是就可以因小忘大，不去同他講朋友，聯合起來抵抗共同的仇人？現在的東亞大勢，日俄了解成功好呢？中俄（或甚至加入德國）聯合成功好呢？

十月八日夜。

怎樣對蘇俄？怎樣對帝國主義？

勉 己